



女丐部落

冯精志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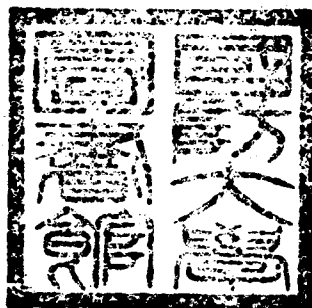
546286



2 033 7512 3

女 丐 部 落

冯 精 志



60138 / 1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女丐部落
nǚ gǎi bù luò
冯精志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六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24000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000

ISBN 7-5302-0196-4/I·193

定价：4.50 元

内 容 介 绍

本书是由冯精志近期创作的若干中短篇小说精选而成，其中：

《女丐部落》是一部真实记录女乞丐生活的长篇小说。个体户葛葵花因丈夫与人通奸而弃家出走寻求报复，不料她加入的“女丐部落”同长年盘踞大都市的丐帮头领产生了冲突，由此而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色旋涡，走上了一条她不愿走而又不得不走的道路……

《十神王像》是一部由鲜为人知的历史史料改编而成的中篇小说。它记叙了民国初年洛阳龙门石窟中大型石雕盗窃与反盗窃的惊险厮搏，其中算命先生、烟花女子、盗墓者、少林僧人、官吏、记者等纷纷登场，各展其技，各施其巧，光怪陆离……

《殷墟劫》是一部惊心动魄、凄惻沉重的中篇小说。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乌龟壳上开始的，本篇则记述了这些殷墟甲骨出土的奥秘。在这些出土的古文物乌龟壳上，各种势力，各方力量，各种有形、无形的黑手在做着常人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

目 录

女丐部落 (长篇小说)	(1)
一 在不雅之地举行的大典	(1)
二 弓起腰杆淋大雨	(5)
三 初次示范便让盯上	(11)
四 “滚大包”的和“扳大闸”的	(16)
五 她们没有一个是为活命而弃家的	(26)
六 “归建”紫竹林大本营	(35)
七 “灯官娘子”让位于大卡车	(41)
八 五女加一“托儿”演出五种招式	(48)
九 从电视荧光屏中闻味儿	(54)
十 吃了一碗馄饨就长大了	(58)
十一 在兽性威逼下靠拢人性	(63)
十二 “复员大兵”引出了“灾民”	(70)
十三 为别人出游而现买照像机	(74)
十四 大爷像孙子似地陪游助兴	(77)
十五 豆腐干大小的《寻人启事》	(82)
十六 被实录的桥洞之恋	(87)
十七 倒卖毛衣时被捂住了	(92)
十八 遣送途中的脱身术	(99)
十九 拔了萝卜有眼在	(103)

二十 疖子上面又生疮	(108)
二十一 用泰托拉卡车“抠皮子”	(111)
二十二 买裤子的向卖裤子的抬价	(114)
二十三 难不倒的“铁道游击队”	(119)
二十四 不是嫌弃而是不愿连累	(122)
二十五 摸到了老巢的门牌号码	(126)
二十六 看谁会啃十年窝头	(130)
二十七 非同寻常的“交接仪式”	(135)
二十八 省城的找卫镇的联手	(138)
二十九 双人床旁加一张小床	(143)
三十 用国际流的法式大菜饯行	(147)
三十一 儿子既是道具又是工具	(154)
三十二 到底要把谁带走	(161)
尾声：谁能乞讨来好日子	(168)
十神王像（中篇小说）	(173)
殷墟劫（中篇小说）	(247)

女丐部落

一 在不雅之地举行的大典

观音菩萨原来是个男的，度母女神是他的配偶。

观世音是南亚次大陆人，在作为历史人物的释迦牟尼逝世之后，弥勒佛出世以前守护世界，是佛教徒普遍爱戴的大慈大悲菩萨。观世音崇拜原出于公元三至五世纪译成汉文的净土宗经典。作为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他的形象渐渐变了。先是唐时避太宗李世民讳，略作观音。玄奘译《心经》时，改译“观自在”。唐宋名手所绘的观自在像，皆是男人。后因宋代禅师咏鱼蓝观音有金兰茜裙等语，被后世讹为女像，进而又成了妙庄玉女。

老百姓没心思去考证他怎么会从男人变成女人的。反正佛经上说此菩萨为广化众生，示现种种形象，为救苦救难而有求必应。这样，就没人计较他原来的长相了。在中国人心目中，女的比男的面善，于是女相的观音菩萨便被固定下来了：头上是折褶的很复杂的头巾，脸上又粉又白，长长的眼睛慈祥地半眯着，端正的鼻梁，红红的嘴唇，手中执一净瓶，盘腿坐在莲花座上。

画上是这样，烧成的瓷像也是这样。

由于观音成了女相，所以女人特别偏宠这尊菩萨，碰上不育或生男生女这类纯属女人范围内的事，特别爱跟她叙叨叙叨。旧时老年和中年妇女，即便不信佛的也往往供着一尊观音菩萨瓷像，碰上什么麻烦事了，可以不对男人讲，但对观自在没的说，在一缕香烟中合盘托出，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笃信的人往往不计后果，不管所祈应验不应验全信。观音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一个半尺来高的观音菩萨瓷像被两只手缓慢地托起，又缓缓地放置它的地点落去——故事就这么开头了。

那两只手看不出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它们不大，指头也不很粗，但肮脏污浊，坚实粗糙，手背上爬满了苦涩的青筋，指甲缝里饱满地贮藏着黑色的泥垢，左手和右手的食指都被烟草熏黄了。

观音菩萨瓷像没有被摆在神龛中，而是被这双手恭敬地放到了靠墙的铸铁暖气片上。

做这件事的是一个五十岁出头的黑瘦女人，凸颧骨，薄嘴唇，黑褐色的脸膛已被岁月的犁铧耕出无数道塞斥着阴郁的沟沟坎坎，既沉静又不安的瞳孔里潜伏着一种双重意味的表情，一方面是倔强严酷，另一方面又让人怜惜。

观音菩萨瓷像摆好后，她后退两步站定，抽耸了几下鼻子，用泛着油腻亮光的袖口揩了揩清水鼻涕，扑通一声跪下，阖上眼睛虔诚地说：

“观音大士在上，女弟子崔三娘愿与……愿与……”

没有预期的反应，她回过头，眼帘微微开启，泻出两束令人悚然的光，用沙哑的嗓音说：“脑浆子让猫给啜去啦？乍剝刚练完就忘了？”

原来这地方不光她一个人，她身后是跪成一溜的四个三

十岁上下的女人。这四个女人长相不一样，个头不一样，胖瘦也不一样，一样的只是表情上的麻木呆滞。她们谈不上有什么面部变化，仿佛任何表情都只是临时挂到脸蛋上去的，只要眼睛一眨巴，被称为表情的东西又会从脸蛋上巴哒一声掉下来。

被崔三娘不软不硬地呵了两声，她们惶惑地相互看看，急豁豁地挺了挺腰板，干咽了几口唾沫静候着。

“狗屎扶不上墙。”崔三娘白了她们一眼，扭正脸间又恢复了古卷青灯的神态，重复道：“女弟子崔三娘愿与——”

四个跪着的女人这回不二糊了，依次报出了姓名。

一个红脸膛的女人紧接上大声说：“孙秀凤、”

脸瘦成窄窄一条的女人紧眨了几下眼说：“李秀芝、”

鼻孔微微有点上翻的女人木木讷讷地说：“梁秀珍、”

第四个女人操着东北腔脆生生地说：“王秀霜、”

“等！”崔三娘干咳一声，往后快速地瞥了一眼，又正过脸来郑重地说：“结为姐妹。打今几个往后——”

四个名字俱带个“秀”字的女人齐刷刷地说：“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条被子——”根据排练时的要求，她们说到此时一同停了下来

“有条被子怎么样？”崔三娘厉声发问。

“姐儿几个伙着盖！”“四秀”的胸脯一挺老高。

崔三娘陡然提高音量：“为众姐们儿的幸福，甘愿——”

“跳油锅！滚钉板！”“四秀”语调铿锵。

崔三娘俩眼瞪得溜圆，深吸了一口气后大声说道：“哪个丫头养的背叛了众姐们儿——”

“雷公轰，电母劈，烧成灰，剁成块！”

地上铺着白色马赛克，满是水渍。崔三娘毫不迟疑地伏

身稽首。“四秀”踌躇了片刻，也把头磕了下去。就在结拜大典达到这一高潮时，哗地响起一阵冲水声。

这是一间考究的女公共厕所。一排漆成白色的木门。崔三娘和“四秀”结拜的地点就在厕所的尽头。

一个二十大几岁的女子边系着裤子边走出隔断间。她刚才方便的时间就听到隔断间的门外鸡吵鹅斗，心里就老大纳闷，待方便完了推门出来，见到五个将头磕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女人，其惊异自不待言。她愣怔着，乌黑的眼仁儿透着疑惑。

五个女人平身，脑门和膝盖处满是水渍。对有人发呆地瞅着她们，她们权当没瞧见，许是惯了。

崔三娘掏出瓶酒，用槽牙咬开盖子，对嘴灌了一口，长长地“嗨”了一声，又把酒瓶递过去，“四秀”也每人对嘴来了一口，其中一“秀”给呛住了，咳嗽不止。

火辣辣的玩艺儿提神助兴。崔三娘傻鹅般伸伸脖，又前后梗梗脖，咕噜打出个大酒嗝，人为之一振。她把那个看得发呆的女子信手拨拉开，拉开一个小白木门，迈进隔断间，一屁股端坐在马桶盖上，招呼道：

“一个个挨着排儿过来，拜拜老姐姐吧。”

这个木隔断像个神龛，按照事先的排练，“四秀”依次走过敞开的小门，向端坐在马桶盖上的头儿道万福。

根据事先的排练，大典的最后一项是头儿讲话。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都是舔人家盆沿混日子的货。”崔三娘坐在马桶盖上发表了简短的施政方略：“混世界不易，难呐，难！像咱们姐们这号的，就像挡风板板做锅盖，受了冷气受热气。那咋办呢？抱团，二更板子打两下，没错。拜了干姐妹就完啦？没完。既然推我当舵把子，那就

得把丑话说在头里。”

“四秀”大气儿不呵地等着将要说出的“丑话”。那个女子也迷迷瞪瞪地站一侧等着，看着。

崔三娘从腰间掏出一把搓揉得乱七八糟的钱票，拽出张大票，歪头想想又舍不得，掖了回去，就手拽出张毛票，余者一揉又塞回腰间，手从腰间抽出时，又变戏法似地多了盒火柴。她一手拿毛票，一手拿火柴，牙缝里挤出一股凉嗖嗖的寒气，嘴唇悸动了几下，说道：

“谁要不安分，不听喝，捅出乱子来，怎么样？”

静默，只有没拧严的水龙头的水滴声。

崔三娘的眼睛在“四秀”脸上耕耘了一阵，嚓地划着火柴，点燃了毛票的一角。看着毛票在火中扭曲，她大声宣布道：“不是火烧赤壁，”她猛拉储水箱的绳子，在一股水哗地冲入马桶的同时进一步宣布：“就是水淹七军！”

“四秀”面面相觑之际，女清洁工走了进来。她不解地看着这几个不像是来解手的女人。

崔三娘变了个平和的脸，连真带假地向上提了提裤子，嚔着酒烧烫了的喉咙，说道：“打食去！”说着往外走，“四秀”随之往外涌，贴着清洁工的边出了厕所的门。

清洁工问那女子：“她们刚才在这里干嘛呢？”

女子没有回答，身不由己地跟了出去。

二 弓起腰杆淋大雨

这间考究的女厕所是属于燕子湖旅游区的。

出了厕所，崔三娘一行已是履行了民间仪式的“团体”，成伙了，心气儿也壮了，因此也有了远眺近瞻的兴致。

初夏的燕子湖还是蛮好看的嘛。有花有草，还有古代那种房子。湖边插着“禁止游泳”的木牌，可不少愣小子从脚踏船和游艇上跳下去，还游得怪欢。

这里谈不上是水景园，仅人工部分以水为主组景。几年前，它还是省城边上的一片大水洼子，待旅游风刮起来后才被疏浚、修整了一番。和国内许多近年开发的旅游区一样，由于资金不足，燕子湖畔显得秀中少壮。大型仿古建筑搞不起，只能把有限的几处亭榭修得玲珑剔透。那处厕所即是沾了和左边亭榭保持一致风格的光。

走在湖畔的水泥路上，崔三娘一行与来往行人摩肩接踵。中国人的服装水准不高，穿着上保守者又颇多，仅从衣冠上判断出哪个是乞丐有点困难。但崔三娘一伙撮成了堆儿，这个“集合”不能不引起过往游人的注意。

山叠岷峨怪石，花栽阆苑奇葩。绿柳掩映下，崔三娘一行沿着鹅卵石铺砌的甬道走来。她们在游逛，但从根子上绝不属于旅游者。多日未曾梳理的乱蓬蓬的头发，质地尚可而款式早已过时的深色上衣，没形却有种种污斑的裤子，咧着口的懒汉鞋、解放鞋或男式皮鞋不具任何节奏地混混沌沌地拍打着路面。她们每人提个大的不成比例的帆布旅行包，一体化地带着呆滞的神态。但看到路边的空啤酒瓶却毫不呆滞，而是像猴子般窜过去捡起扔入包中。这几年，名牌啤酒的空瓶能卖出小两毛钱，杂牌的也能卖到个九分一毛的。

游人躲着她们走。

吃冰棍的孩子看着她们发呆，家长通常总是忙将孩子拉开，好像在避什么瘟疫似地。

在这个小集合里，崔三娘是最不待溅的一个，又老又埋汰。可她风光过，有过自己非常了得的时光。

她是山陕交界处人。二十几年前，她是“向阳花”的小头头。生产大队里的妇女队长。

那时节，国家刚从“共产风”的大混沌中缓过劲儿来，她们那里虽然不再饿死人了，可吃野菜的事刚刚过去，想起来还是心惊肉跳的。她管了二三百口子妇女，每天在大田里拼命干，为的是不再让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再过一遭。

她在地里干得不错，可家里是个烂摊子。结婚十来年了，没孩子，经检查，是男方的事。按方子抓药，她小心服侍。男人心中有愧，认真服药，刚刚有点见好，没承想修水库让石头砸了后腰，抬回家来躺在炕上，连吃喝屙撒全不能自理了。她白天忙地里，晚上忙家里。有一天夜里，男人插了她后腰一下，她痛苦地咬牙闭眼，男人的脸变得清湛湛的，从心肺间呼啸了一声，低声说道：“三娘，我是废了，用不着守我，自己奔生活去吧。”

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是个光棍，中年丧妻，一直未娶。这条壮汉是何等难熬，自不待言。崔三娘总跟他一道开会研究队上的事。听他骂娘，一串脏话直灌耳朵；听他威仪十足地分派任务，甚至见过他因大队的事不顺而恸哭，哭到伤心处，短粗的脖颈两侧，两条健壮的筋一跳一跳的。就像大地的浑阔曾打动过她，他也曾闯入过她的梦境。她惊叫着醒来，吓出了一身汗，待忆忆梦中事，却又甜甜地睡着了。

男人发了话后，她找到了那个曾在梦中骑过她的人。没什么新招，还是老套子。她一撩门帘进了副大队长那间窖，说是队里碰到些麻烦事要汇报汇报。谁偷懒，谁耍滑，谁阶级斗争观点不强。没完没了，直到男的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这次汇报的后面另有所图而悚然垂下眼皮。她知道他明白了，这才住了嘴。她在等着什么，由于悸动而浑身颤抖。像

是春天的风儿不停地撩逼着残破的纸窗。男的头晕目眩，渐渐觉得那是烈焰灼烤的。他的头像一座沉重的山峰般缓缓升起，又像有一般无形的力量在头顶狠狠地压着，往起抬一寸都极为艰难不易。就在这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把它按到了一个柔软的部位上。他猛抬首，一双心荡神迷的女人的眼睛，眸子亮晶晶地释放着淡灰色的波光……往下的事就不用说了，这一男一女，两个“向阳花”的小头领，在飓风般的喘息和兽性的欢悦中，平生头一遭领教了真正的交媾。

当地有句老话：弓起腰杆淋大雨——背湿。谐音为背时。崔三娘干这勾当确实背时。当时正赶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上面派了四清工作组，清查的重点是队干部多吃多占问题，男女作风，欺凌社员等也捎带着搂几耙子。这一对男女算赶到风口浪尖上了。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是中国一个古老的寓言。它里面有人生哲理、社会经验以及《易经》八卦学说，可以发凡出一部厚厚的专著。可崔三娘不懂这个。那个副大队长也顾不过来想什么哲理问题。他们只恨不得在炼狱的火焰中熔化掉。起先，他们不敢张扬，而是到黄黄的山旮旯里野合。当这对人懵懵懂懂地合在一起，贪婪地吮吸对方时，队上的马便在身边不时地打个响鼻。后来，女的敢在男的家里留宿了。当微弱的晨光从窗子透进来，窑洞里荡着柔和迷朦的光时，崔三娘便扭着丰腴的臀部悄悄下炕，穿好衣服，轻轻地推开门，蹑手蹑脚地溜回自己家中。福跟祸挨着，她被滋润舒坦了，事情也传开了。先是女界里戳她脊梁，后是老幼咸知，最后矛盾交到了四清工作组。工作组的人可不像村里的老娘们儿那么溅，人家听到反映后啥话也不说。该忙什么还忙什么，就像没这回事似的就这么闷了一段，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凌晨，

所有村民还在酣然而睡时，干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组组长亲率三名民兵，闪电般冲入了一间窑洞，赤条条在被窝里相抱而眠的一对男女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土戏台上的汽灯明晃晃的，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和妇女队长当着全村老少爷们儿的面过了几回大堂。四清工作组讲政策，加上那时还不兴戴高帽、挂鞋子、喷气式什么的，只是让他们谈谈事情经过，认个错，说些以后不再敢了之类的话。工作组组长最后做了个小结，把这桩本属中国古已有之的男女偷情之事，一古脑栽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侵蚀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头上。

祸又跟福挨着。本来中国人的传统观点中最厌恶这种事，家里躺着一个病男人，干不成那事了，又到外头姘了一个男人。与母猪母狗骚狐狸无异。可让工作组一讲，这件事亦与听都没听说过的什么伯恩斯坦考茨基有染，倒显得高深莫测了。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他们也就是不当队干部了，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各过各的就完了。但紧接着平杀出来一件事，又把他们双双按到了粪缸里。

崔三娘的男人中毒死了。舆论的风头可想而知——奸夫奸妇害本夫。崔三娘即使浑身长满舌头也说不清了。她对她的死因很清楚，人有脸树有皮。他自知不能履行男人之责，认命当个活王八，但求蔫蔫地当。自己不能给予老婆的由他人不显山不露水地补偿上就齐了。要命的是这事嚷嚷出去了，大汽灯、小喇叭，十里八村全知道了，他的心被踩得像滩稀泥，再不愿人不人鬼不鬼地硬挺着，于是服了农药。后经县公安局技术鉴定，崔三娘的丈夫服毒及死亡时间俱是崔三娘被扣押在大队部检查问题期间，工作组怕她在这种非常时期回家与丈夫生出是非，所以专门派了几个女民兵看着。

她，寸步不得离开。这么一来，她作案的嫌疑倒被摘除了，确认她男人为自杀。

男人死了，她的后路也断了。她不可能与曾与她野合之人做长久夫妻，要那样的话，村里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她；她也不可能再呆在这村里，男人固然不是她杀的，但那只是公安局的鉴定意见，在所有人心目中，她和凶手没什么两样。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家乡是个穷地方，年年有出去逃荒的。那年年成正好，谁也不出去了，她走了。她不是去逃荒，而是落荒而逃。

一晃二十年出头。崔三娘从一个少妇变成了半老女人，当年的饱满、当年的鲜活劲儿全部让城市的风、原野的风和火车上迎面的风吹得一千二净。大凡中国的好地方全让她走到了。她到北京爬过长城，到上海逛过南京路，到天津吃过起士林，到南京上过长江大桥。唯独到广州，听人说黄花岗好，赶去一看，敢情是七十多个人的一个大坟圈，又听人说红花岗好，赶去一看又是个大陵园。但也没白跑。她在广州搞到一些中国印的但又比中国钱好使的钱——外汇券。她拿着五块钱的外汇券到一个人手上换了八块钱。这么一来，她又明白了一个字，叫做“炒”。

多年来，她在被撵得惶惶然乱窜间，长了心眼，也长了心术。当心眼和心术合为一体时，她认准了一条，八十年代的乞丐要想混下去，也必须“搞活”。怎么个活份法儿？一个人独挑不行。早年当妇女队长的潜意识又渐渐复苏了，要提活份，要在乞丐世界里站住脚，必须拉竿子，依靠“集体力量”。

在往省城来的路上，她扒上了一节空车皮，见墙角里挤着四个冻得鼻涕哈拉的女人。一路上，她们聊熟了。到省城

共事了几天，她们需要个头雁领着干，她也需要一支人马共同谋事。就这么着，她们到省城郊区的燕子湖游玩时，谈拢了。经过在旷野里简单的排练，钻进女厕所里演了一出拜干姐妹的大典。

出了女厕所后，一路走来。崔三娘给“四秀”买了四根冰棍，“四秀”大声吸溜着吃着，还不停地巴哒巴哒嘴。她们不曾注意到，她们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个尾巴。

三 初次示范便让盯上

小街上满满腾腾地挤着集体的或个体的餐馆、发廊、服装店之类。铺子小，招牌和橱窗却并不小，因为这是门面，犹如人的一张脸。

咖啡厅内，靠橱窗坐着一个清瘦的年轻人。他留着常见的寸头，相貌和穿着普通之极，看来身无缚鸡之力，喝咖啡的架势也是斯斯文文的。他的不一般之处在于，边抿着咖啡边隔着宽大的玻璃橱窗观察着街道。

他只留意当留意的事。骑自行车的老头被挤上便道来一马驹，一个赶路的女人上衣薄如蝉翼几乎遮不住那对鼓鼓囊囊的大奶子，隔壁卖春卷的因沿墙根放着的煤球被踩碎了而骂出一段奏鸣曲，概不当留意。至于那些突突放着响屁的汽车，权当一群臭虫。

“嗯？”他眉心微微一蹙：五个拎大包的女人。四个年轻的有的红有的粉有的横有的条，一色儿木薯，而那个黑不溜秋的半老太婆却不像个善茬儿。

他凭什么会琢磨这些？此人即是省城的一个挂得上号的乞丐头。关于乞丐头的说道及他的情况容我们后文再谈。已到